



鲁民快评

■陈鲁民

## 提案贵精贵实



微观点

开“两会”，代表委员纷纷提交提案，热情高，质量更高，可喜可贺。他们为了保证提案质量，深入调研，走访查询，撰写材料，反复修改，反复论证，可谓不辞劳苦，殚精竭虑。这些提案给力，接地气，可行性很强，反映了人民心声。

但毋庸讳言，也有个别提案异想天开，哗众取宠，被人称为“雷人提案”，令人捧腹；还有个别提案脱离实际，内容空洞，被人称为“弱智提案”，使人齿冷。童话大王郑渊洁就在其新浪微博中称：“我如果是代表或委员，参加‘两会’的第一个提案将是：《关于如何减少弱智提案的提案》。”

朝廷议事，大臣建言，国家开会，代表提案，是古往今来天经地义的事，但建言水平、提案质量却大相径庭，高下分明。差在哪里？有认知水平、见识心智

原因，也与认真态度与投入精力有关。如果不动脑筋，不去调研，随便弄个什么东西来凑数，或人云亦云炒剩饭，或闭门造车不靠谱，那样的提案就肯定没什么价值，只能贻笑大方。

嘉庆年间，洪灾泛滥，如何治理？有大臣建言，把妇女集合起来，每人以黄色裤带系腰间，沿长江、黄河示威游行，以遏制水患。其原理是：黄土土，土能克水。幸亏嘉庆皇帝还没那么弱智，面对荒唐提案，哭笑不得，只好一顿训斥了事。

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，有大臣提出“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如女溺器”大策，让军士举起粪桶，对阵洋人坚船利炮。这建言还真被领军统帅杨芳采纳了。可结果是，一开战，虽海面飘满粪桶，英舰仍长驱直入，杨芳部溃不成军。时人写诗讽之：“粪桶尚言施妙计，声长播粤城中。”

“雷人提案”不仅中国有，外国也不少。现年56岁的新泽西议员安德鲁，被美国媒体评为“最无用议员”。他在国会任职23年，共撰写646份议案，竟然无一通过，无一议案被国会通过成为法律。从议案数量来看，他还是相当敬业的，平均每年要提30份议案，但因为都是不靠谱的“雷人提案”，最后都成了没有用的哑炮、臭炮。这个议员也真够“奇葩”的，任职23年毫无建树，一事无成，仍心安理得地领着议员报酬，享受着议员待遇，见过脸皮厚的，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。用老话就叫尸位素餐，用现在的话说是占着茅坑不拉屎。

可见，议案贵精贵实不贵多，质量重于数量。抗战期间，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，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曾提出一个“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”的

提案，沉重打击了投降派的嚣张气焰。提案只有11个字，却被称为“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”。这样的提案，言简意赅，务实求真，引领潮流，一字千钧，堪称楷模，足资效仿，不怕其多，只怕其少。

东拉西扯，论古说今，无非是希望看到代表委员们有更好的提案问世，以服务国家人民，促进改革发展，为“中国梦”增砖添瓦。同时，舆论媒体不妨也查一查，看其中有没有消极怠工的主，或多年没有提案，有负人民重托，或提案从未采纳，不够履职水平。虽不一定要给其戴上“最无用”桂冠，但这么查他一回，也让他出一身汗，打个激灵，知道代表委员不是那么好干的。如果觉得实在有些勉为其难，那就急流勇退，干点自己能干的事，像安德鲁议员辞职去干律师，也是不错的选择。

【新闻背景】“总理在报告里说要创造就业岗位。但我认为就业岗位并不缺，缺的是适合岗位的人……”日前，在江苏省代表团分组讨论的现场，全国人大代表、江苏阳光集团董事长陈丽芬一席话引爆了会场。陈丽芬建议国家取消“三本”招生，并将该部分计划列入职业教育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制造业的用工荒。（3月9日《新京报》）

## “三本”改职教不能一改了之

■张枫逸

单纯给“三本”换个名字，让读职教能拿到本科文凭，恐怕非但不能“开源”，吸引更多学生投身职业教育，还会进一步“分流”，稀释本就有限的生源，让更多学校陷入生存危机。发展职业教育是趋势，但“三本”改职教不能一改了之，政府要加大公共投入，提高职教吸引力。社会要消除种种歧视，放下成见。



电话明言

## 快递新业务

在3月9日晚全国“两会”新闻中心举行的网络访谈中，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刘良一爆料：由于快递业务的便捷，眼下，高校学生把积攒的脏衣服寄洗，再通过快递寄回来，成了邮政的一种新业务。（3月10日央视网）



■图/焦海洋



公民声音

## 百万年薪招不到人才需要政策倾斜

■黄齐超

“我们引进一个长江学者，两院院士开出年薪百万的优厚条件，却招不来合适的人才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郑永扣说，虽然河南高校高薪求贤，却因为缺乏“梧桐树”，难引“凤凰”来。他建议国家出台实施“中西部高等教育高端人才支持计划”，将国家重点实验室、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布局向河南倾斜，搭建事业平台，让高层次人才向中西部地区高校流动。（3月9日《东方今报》）

大学求贤若渴，开出年薪百万的优厚条件，竟然招不到一名长江学者或两院院士，实在令人诧异。那么，原因到底出在哪儿？其实，道理很简单，中西部省份没有为高端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场所。

栽下梧桐树，引得凤凰来。长江学者或两院院士，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优越的薪酬、待遇，更需要施展才华的学科研究基地、重点实验室、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等这些能开展科研的场所、设备，没有这些“梧桐树”，就没有良好的工作环境，就无法为长江学者、两院院士搭建科研、创业的平台，“凤凰”们自然也就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。那么，他们当然不愿意来中西部省份创业，百万年薪找不到人才，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。

地方政府有发展的渴求，然而，学科研究基地、重点实验室等并不是地方政府所能左右的事。这就是说，没有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或倾向，这些支持高校学术发展的场所，就无法落实。因此，全国人大代表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郑永扣希望国家能在高端科研场所建设上，向中西部省份倾斜。从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可以看出，国家在2014年将大力教育发展的力度，而且，也非常关注中西部省份的发展，那么，中央政府就要认真倾听代表的心声，给中西部省份提供发展机遇，提供政策的帮扶。

百万年薪找不到人才，是一个奇怪且尴尬的现状，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尴尬的现状。否则，地方政府的发展就缺乏人才的支持，很难有力度和后劲。希望中央政府能看到中西部省份的焦虑和发展的渴求，能给以政策上的倾斜或帮扶，彻底改变百万年薪找不到人才的现状。



立民直言

■宋立民

## 低价药去哪儿了

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一句“你懂的”，大家都懂了。而“两会”代表热议的药价问题，有关部门或许也想像咱们老百姓懂，但是不容易。

“两会”新华调查之“药价的秘密”一阵见血：高价药一路飙升，廉价药无人生产！人大代表建议完善药品招投标机制。

借用冯导的句式，我们也想问一句：低价药都去哪儿了？笔者抽屉里还保存着一个“复方黄连素片”的小塑料瓶子，100片，“3.00元”的印记犹在，治疗拉肚子很好用。可是半年前去了好几家药店，都已经买不到了。

2000年，做记者的笔者采访了某全国制药龙头企业，发表了1万多字的深度报道《药价，老百姓需要一剂泻药》。过了近10年，终于等到了“药物零售指导价部分医院开始调价”的消息，曰“价格涉及296种药品，2349个具体剂型规格品种”“有45%的药品降价，平均降幅12%左右”。呜呼！买药不贵，幸甚幸甚，大家很高兴，我也高兴。但是，再往下看，疑问

不招自来：“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用药品种约1400个，有80个药品涉及调价，其中有45个药品由于达不到国家规定的零售指导价，需要升价，平均升幅为37%，而需要降价的药品有34个，平均降幅为15%。”1400个药品80个要调，即便全部降下来，也才占1400种的5.7%，偏偏还有45个需要升——笔者的数学是历史老师教的，也明白降得少升得多。

更为吊诡的是，前年年底，媒体有报道，制药业内人士称：新药审批迟缓中国药企创新遭遇体制之困。因为“每年近4000件申请待批，中国药监局审评中心仅有120多人。2008-2010年，临床试验申请年增14%，但是审评中心的编制却无扩充。新药在中国上市要晚于发达国家4-8年，终于等到了“医药企业投资创新的动力”。

我们有那么多的新药吗？回答是否定的。

且看2011年9月16日《人民日报》的标题：《全国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一类新药不超过5种我们的创新药为什么

这么少》。那么，“每年近4000件申请待批”的“新药”又是什么药呢？今年的人大代表贾爱芹一语中的：基本药物的利润薄，企业不愿意生产，出现了病人急着用药却找不到的尴尬境地，如他巴唑、舒喘灵这些廉价药现在很难买到。“也有厂家将这些药稍改配方，换个名字，改头换面又以新药进入市场，价格可能就翻了好几倍。”

原来如此！

“雾里看花，水中望月，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？”那英此曲首唱在1994年央视“3·15”晚会上，而彼时正是郑筱萸出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的时候，后来郑又出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。其秘书、后来做了药监局药品注册司长的曹文庄，大笔一挥惊山河泣鬼神：“一年审批万种新药”！而同期美国受理新药仅仅148种。只有“两张桌子、两部电话、两台电脑和两个办公人员”的全国“牙防组”已经不可一世。郑局长更是“未离海底千山暗，才到天中万国明”——1万种太少，只争朝夕。

无奈2005年6月郑筱萸被免职后仍然担任中国药学会理事长，直到2006年12月26日被中纪委“双规”。

标准模糊、把关不力、搞“绿色通道”等制度缺陷，为大量违规报批和权力寻租的行为提供了土壤。所以，今年的“两会”代表紧盯“高价药为何横行？低价药去哪儿了？”两大问题，继续厉声发问：“成本只要几元钱的药品，零售价却几十元甚至上百元，是谁抬高了药价？有些药品，价格虽然降下来了，但质量能否保证？老百姓如何才能买到价格合理的放心药？”可谓有亲身体验的“哀民生之多艰”。

习近平同志指出：“我们来自人民、植根人民、服务人民，党的根基在人民、血脉在人民、力量在人民。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，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。”具体到医改与药价问题上，怎样完善相关机制，真正保障老百姓利益？有没有时间表与具体措施？对改头换面、恶意向价的“祸害”如何处置？公民们翘首以待。